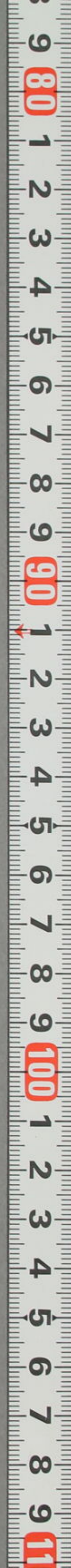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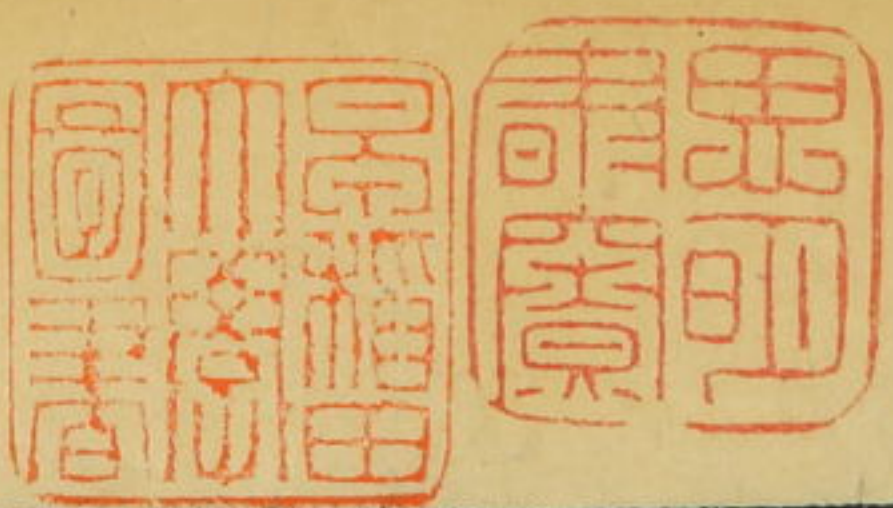
昭
三十七年
三十二年至

□ 12
3032
7



12
3032
7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昭公二' and '昭公三'.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

宋胡安國著傳

附左

明汪應魁句讀

并校訂

昭公二

丙寅

景王

七年

晉平二十

三

齊景十三

一

曹武

二十

陳

哀三十四

杞平公

郁釐元年

宋平

四十一

秦哀二

楚靈六

吳夷未九

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舊玉。犢。羊耳。不克而還。穀梁傳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

也以外及內曰暨

胡傳

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攷其事而輕重見矣。

附錄

左傳：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闔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

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民，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三月公如楚

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
 遠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遠啓疆來召公。辭曰。
 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
 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
 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
 墮。而致諸宗祧。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
 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
 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
 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
 辱見寡君。寵臨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
 惠。是寡君既受既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
 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
 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
 賜。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
 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
 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
 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
 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

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

叔孫舍

左穀作媯後同

如齊涖盟

穀梁傳。菴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菴。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
 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
 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
 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
 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
 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
 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附錄

左傳。晉人求治祀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

挈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成。○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鬚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遠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群祀。有加而不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

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

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鄭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罕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左傳 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和睦。晉不禮焉。庶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鵲鳴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之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圍亞圍。穀梁傳 鄉曰。衛齊惡。今日。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

九月公至自楚

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其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體於是鬻於是以餉余曰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共將在孔丘乎我將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附錄

左傳單獻公棄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左傳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左傳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嬖始生孟繫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丞鉏之會孫圉相元史朝見臣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嬖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繫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過屯三又曰余尚立繫尚克嘉之過屯之比

言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人民。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丁卯 景王十八年 晉平二十四 蔡靈九 齊景十四 衛靈公

武二十一 陳哀三十五 杞平二 宋平四十二 秦哀三 楚靈七 吳夷末十

附錄 左傳 石言于晉 魏榆 晉侯問於師曠曰 石何故言 對曰 石不能言 或馮焉 不然

民聽濫也 抑臣又聞之曰 作事不時 怨讟動于民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今宮室崇侈 民力

彫盡 怨讟並作 莫保其性 石言不亦宜乎 於是晉侯方築廡祈之宮 叔向曰 子野之言 君子哉 君子之言 信而有徵 故怨遠於其身 小人之言 僭而無徵 故怨咎及之 詩曰 哀哉不能言 匪舌是出 唯躬是瘁 哿矣能言 巧言如流 俾躬處休 其是之謂乎 是宮也 成諸侯必叛 君必有咎 夫子知之矣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傳 陳哀公元年 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 二妃生公子留守 下如生公子勝 二妃嬖 留有寵 屬諸司徒招 與公子過 哀公有廢疾 三月甲申 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 而立公子留 穀梁傳 鄉曰 陳公子招 今曰 陳侯之弟招 何也 曰 盡其親 所以惡招也 兩下相殺 不志乎春秋 此其志何也 世子云者 唯君之貳也 云可以重之 有焉 志之也 諸侯之尊 兄弟不得

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

胡傳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巳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

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戕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傳夏四月辛亥哀公綏

叔弓如晉

左傳賀虢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虢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左傳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穀梁傳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

陳公子留奔鄭

秋蒐于紅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左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公羊傳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穀梁傳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芻覆質。以為築。流房握御。擊者不得入。車軌塵。馬侯蹄。拚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胡傳蒐春事也。秋與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人理。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

先為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履霜之戒甚矣。

附錄

左傳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疆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字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過古禾反

左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殺陳孔奐

奐公作瑗

左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於幄加絰於頽而逃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麋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麋之役汝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顛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

于齊而後陳卒亡自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楚其兆既存矣穀梁傳惡楚子也

葬陳哀公

穀梁傳不與楚滅閔公也

戊辰 景王十一年 九年

晉平二十五 齊景十五 衛靈二

二陳滅杞平三宋平四十三 秦哀四楚靈八吳夷末十一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傳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左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于許。

附錄

左傳周封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檣。柢于四裔。以禦魍魎。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

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乎。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其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頰俘。王亦使賓滑執其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夏四月陳災

災公穀作人

左傳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水火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怖矣。曷為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

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悌矣。
穀梁傳。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胡傳

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為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耳。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興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

附錄

左傳。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為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車。以說焉。

秋。仲孫矍

俱縛反

如齊

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冬築郎囿

左傳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巴景王十年。晉平二十六年。卒。齊景十六。衛靈公三年。三。蔡靈十一。鄭簡三十四。曹武

二。二十三。陳滅杞。平四。宋平四十四。卒。秦哀五。楚靈九。吳夷末十二。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言是以譏之。

夏齊

公作

樂施來奔

左傳齊惠樂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疆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盍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使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錚。肅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樂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樂施高。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

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履。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干。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秋七月季孫意

公作隱

如叔弓仲孫纘帥師伐

莒

左傳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胡傳

前已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李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

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眾為已私耳。以為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

戊子。晉侯彪卒

左傳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左傳九月。叔孫婞。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人欲因見

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行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公作成

左傳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十有一年 庚申 景王十一年 晉昭公夷元年 齊景十七年 衛靈公四年 蔡靈十二年 鄭簡公三十五年 曹武二十四年 陳滅杞 平五 宋元公佐元年 秦哀六年 楚靈十 吳夷末十三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二月公作正月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

申。

左傳景王問于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

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公羊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

穀梁傳：何為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左傳：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勝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

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以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助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胡傳

左氏曰：楚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饗於申，執而殺之。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疑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弑父之罪，而在宮者無赦焉。討其弑君之罪，而在宮者無赦焉。殘其身，瀦其宮室，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

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給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幸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給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左傳五月。

齊歸薨。

大蒐于比。毗蒲。

左傳非禮也。

公羊傳大蒐者。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胡傳

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君執此以馭君。有三年之感。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為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歟。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徐夷竝興。至于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竝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援戰於高平。若此者。君行為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為愛君。非不忌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仲孫矍會邾子盟于稜。

子鳩反。又

祥。稜。祥公作。侵羊。

左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稜祥。脩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遠氏之遠。反自稜祥。宿于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

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厥憖公作屈銀

左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弗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日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二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艾請蔡于楚。弗許。

胡傳

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無以親。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使狐艾請蔡于楚。弗許。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略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曷為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侯略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為不仁。失重輕之別。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

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固未暇立乎其位。安得以為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假使立乎其位。而般死於楚。其喪未至。不歛不葬。世子亦不成乎為君矣。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其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與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附錄

左傳十二月。單成公卒。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顧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若其少戒。王曰。國有大戒。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

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辛

景王十

十有二年

晉昭二齊景十八衛靈五

五年

二十五陳滅杞平六宋

哀七楚靈十一吳夷末十四

齊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左傳春齊高偃納北燕伯于唐。因其眾也。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穀梁傳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左傳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崩弗毀則日中而崩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是成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傳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宜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附錄

左傳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取鄭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愁遂如晉穀梁傳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附錄

左傳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儻也齊君弱吾君歸不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強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使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五月葬鄭簡公

左傳六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熊公作然穀作虎

左傳楚子謂成虎若放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附錄

左傳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縣臯歸○周原伯綏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綏而立公子跪尋綏奔郊○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其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鮪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庚皮之子過殺瑕辛於市及宮嬖綽王孫殺劉州鳩陰忌

老陽子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慙

公作慙

出奔齊

左傳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媾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媾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慙謀季氏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

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三三之比。三三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我。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

怨府

楚子伐徐

左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其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

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王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

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晉伐鮮虞

左傳：因肥之役也。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胡傳

左氏曰：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冬，書晉伐鮮虞，狄之也。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因執虞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為讓，固可罪也。而狄之不亦過乎。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為，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亡秦，變詐

竝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

王景王十有三年 晉昭三 齊景十九 衛靈六年 蔡平公 廬元年 鄭定公 寧

元年 曹武二十六 陳惠公 吳元年 杞平七年 宋元三 秦哀八 楚靈十二 弒 吳夷末十五

春 叔弓帥師圍費

左傳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胡傳

費。內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舉大眾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毋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毋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已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

夏四月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弒其君虔于乾

谿

左傳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遠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鬪韋龜中。

雙。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狗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予。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後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

使須務牟與史狸先入。因正僕人殺犬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於楚。王恣夏將欲入鄢。芊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圍。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芊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公羊傳。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

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脇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眾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弒不言歸。言歸。非弒也。歸一事也。弒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弒比不弒也。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

胡傳

楚師伐徐。楚子虔次于乾谿。為之援。公子棄疾君陳蔡。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率群失職。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脇比而立之。令于乾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或曰。昭元年。楚虔弒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于棘圍。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為之臣。虔又弒立。圍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弒其君虔。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為臣。則晉於欒盈是也。臣不以為君。則公子鱒於衛是也。若去國雖久。而辭

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繫纍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底祿。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於欒盈。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安得以為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弒其君虔。明於君臣之義也。或曰。虔弒邲。敖以立。比之獲罪。豈其無討賊之心。而徒貪夫位歟。曰。春秋罪比不明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賊之心。夫比雖當次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之常。以取國言之。比具五難。而棄疾有五利。此事之變也。為比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為曹子臧。魯叔勝。不亦善乎。不然。身居令尹。都貴戚之卿。為社稷鎮。亂不自己。亦可也。今乃脇於勢。而忘其守。怵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此類是也。悲夫。聖人垂戒。

之意明矣

楚公子棄疾殺

公作弑

公子北

左傳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干替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犍。櫟之田。

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犍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犍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母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辛尹申亥。以王極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詎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替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鬪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買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

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主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良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

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公羊傳。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曷為加弑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弑何。言將自是為君也。穀梁傳。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比之不弑。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弑。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

胡傳

棄疾立比為王而已為司馬固君比矣。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于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帥四族眾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祿而立之為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眾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為而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為棄疾之君乎。然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為王。肱為令尹。疾為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左傳

晉成虢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司馬。遂合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於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胡傳

按左氏。晉成虢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齊侯往朝于晉。燕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晉人知其亦將貳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

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軟。及虢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為申之舉。遷賴於駟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強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未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事之預。恥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圍之築。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左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

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今諸侯日中造于除，祭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

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

胡傳

按左氏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諸侯畏之，辭諸魯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猶必可畏。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請君無勤，魯人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

盟蓋或善之。而以爲惡。何哉。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束牲不歃。相命而信自喻者矣。有納斥候。禁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猶以載書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聞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訴。絕兄弟之歡。求逞私憤。間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強衆相誇。恫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曾是以爲善乎。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爲後世鑒也。

公不與 預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曰善是盟也。

胡傳

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

恥矣。曷爲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脇恃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軟血。以中國同憐夷狄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涖之。具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必爲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爲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慊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晉人執李孫意如以歸

左傳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胡傳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強逼。元年伐莒。疆郟。十年伐莒。取郟。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君民食於家。其不臣甚矣。何以為非伯討乎。晉人若按邾莒。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于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歛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脩矣。今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郟郟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附錄

左傳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

侯。藝貢。事。禮也。

公至自會

公羊傳。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

附錄

左傳。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脩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傳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

胡傳楚虔遷六小國於荆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

太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辭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

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

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

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

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為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

公天下為心。與滅國繼絕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如此。為天下國家

而不封建。欲整先王之治。難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左傳禮也

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

伯辭公子于河

吳滅州來

左傳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

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附錄

左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史。將為子除館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終

春秋四傳卷三十一

宋胡安國著傳

附左

明汪應魁句讀

并校訂

昭公三

癸酉

景王十七年

十有四年

晉昭四

齊景二十

衛靈七

蔡平二

鄭定二

曹武二十

秦哀

九

楚平王居元年

吳夷末十六

春意如至自晉

左傳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

胡傳

按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

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瘳於晉。乃歸季孫。其始執之。為之。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附錄

左傳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

督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附錄

左傳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在位十四年
子郊公嗣

左傳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

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

胡傳

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葬。自昭公以來。雖薛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何獨於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疆。鄆取鄆之罪於方伯。而見執矣。為是怒莒。故獨不會其葬也。夫怨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不以私故。絕吉凶慶弔往來。施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傲狠脩怨。敢施於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守節。皆若是耳。苟不遠之。其能國乎。

附錄

左傳：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郢。以無忘舊勳。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黑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穀梁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

附錄

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久而無成。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

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忘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未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甲戌 景王十有五年 晉昭五 齊景二十一 衛靈公八年 陳惠三 杞平九 宋元五 鄭定三 曹平公八年 秦哀十 楚平二 吳夷末十七 卒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公作夷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禋。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泄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泄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胡傳

左氏曰。禘于武宮。叔弓泄事。籥入而卒。去樂而祭。可乎。按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

去樂。不可也。有事於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按禮。衛有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

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蒞事。籥人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蒞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八作昭無出字

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

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胡傳

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為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讖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諂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為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為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附錄

左傳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敎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

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

胡傳

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

何也。以殄滅為期。而無矜憫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纔免於貶爾。而春秋用兵禦狄之略。咸見矣。

冬公如晉

左傳平丘之會故也。

附錄

左傳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盞。王

春秋四傳

卷三十一

六

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攝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服。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審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鞞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鍼鉞。和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鎮撫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怠。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安。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

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乙 景王十年 十有六年 晉昭六年 齊景二十二年 衛靈九年 蔡平四年 鄭定四年 曹平

二 陳惠四年 杞平十年 宋元六年 秦哀十一年 楚平三年 吳僚元年

附錄 左傳 春王正月 公在晉 晉人止公 不書 諱之也

春齊侯伐徐

左傳 二月丙申 齊師至於蒲隧 徐人行成 徐子及邾人 莒人 會齊侯 盟於蒲隧 賂以甲父

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矣。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公作戎曼

左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公羊傳。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為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

胡傳

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度欲滅中國。而棄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弑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差矣。

附錄

左傳。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于朝。無有不共恪。孔張

後至。立于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賑歸賑。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謂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犬叔子羽謂子產曰。韓

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貳。晉國韓子不可
 倫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
 與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
 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
 晉而有三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
 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
 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
 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
 將何以給之。一其否。為異滋大。大國之求。
 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
 矣。若韓子奉命。以使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
 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戚
 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
 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
 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
 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
 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諸人皆出。自周
 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

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
 強質。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實賄。我勿與知。恃
 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
 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殺敝邑背盟誓也。
 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
 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
 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
 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
 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
 起亦以知鄭志。子齋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
 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
 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
 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
 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
 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蓍兮。宣子喜。曰。鄭其
 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賦。起。賦不出。鄭志。皆
 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
 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

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夏公至自晉

左傳：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胡傳

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因困窮而致亨也。夫困于心，衡于慮，而後作，徵于色，發于聲，而後喻，此正憤排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于危，辱而無

傲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左傳：秋八月，晉昭公卒。

九月大雩。

左傳：旱也。

附錄

左傳：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左傳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丙子景王二十有七年晉頃公去疾元年齊景二十三年衛靈十三年蔡平五年鄭定

五曹平三年陳惠五年杞平十一年宋元七年秦哀十二年楚平四年吳僚二年

春小邾子來朝

左傳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傳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

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日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齊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若君矣

秋郟子來朝

左傳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郟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

司開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鵙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公作賁渾戎。穀無之字。

左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携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胡傳

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闕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纔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傳。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

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瓘王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任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

胡傳

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

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左傳。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送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公羊傳。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

穀梁傳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

胡傳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

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无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眾民不足恃也攷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丁丑

景王二十有八年晉項二齊景二十四衛靈公十一年

四卒陳惠六杞平十二宋元八秦哀十三楚平五吳僚三

附錄

左傳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葛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

日也。修故之以而毛得以日為四國災也濟修於王都。不亡何待。日亦災于燕曰天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左傳曹平公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傳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禘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實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耳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

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祀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鄆。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初。禪竈言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傳：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為四國災也。

胡傳

按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備。至于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初。禪竈言於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確竿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禪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六月邾人入郟

左傳：邾人藉稻。邾人襲郟。郟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郟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莊公反郟。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

左傳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附錄

左傳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被禳為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

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惘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問。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冬許遷于白羽

左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讐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景王二十有九年。〔晉〕頃三〔齊〕景二十五〔衛〕靈
十二〔蔡〕平七〔鄭〕定七〔曹〕悼

公午元年。〔陳〕惠七〔杞〕平十三〔宋〕
元九〔秦〕哀十四〔楚〕平六〔吳〕僚四

附錄

左傳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
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
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
郟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
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
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
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春宋公伐邾

左傳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
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邾俘。邾
人郟人徐人會宋
公。乙亥。同盟于蟲。

胡傳

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
圍與取。何也。初邾人藉稻。邾人襲邾。盡
俘之。邾子曰。余無歸矣。從祭於邾。邾子反其
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
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邾俘。此所謂聲罪執言
之兵。歸邾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
取邑之罪。此亦善
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傳夏。許悼公薨。五月戊辰。飲犬子止之藥。
卒。犬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
事君。舍藥物可也。
穀梁傳曰。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
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
位。以與其弟虺。哭泣。飲餈粥。噍不容粒。未踰
年而死。故君子即
止自責。而責之也。

胡傳

按左氏許悼公癘。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弑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弑君。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歆餽粥。嗑不容粒。未踰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弑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弑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於三傳之說。則誤矣。必若此言。夫人而能為

春秋。奚待於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楊朱為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闢之。以為禽獸逼人。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譏其過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為弑君之意矣。

巳卯地震

附錄

左傳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犬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傳齊高發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

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繼而登。登者六十人。繼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苦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為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耳。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殺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穀梁傳。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弑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

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胡傳

何以書葬。穀梁子曰。不使止為弑父也。其說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

羈貫成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弑君獲罪。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太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為赤子而其教已有。齊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

附錄

左傳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為人。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登。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除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楚人城州來。沈尹成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待者曰。王施

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成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鄭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禳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弗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卯巳

景王二十二年 晉頃四 齊景二十六 衛靈十
 十三年 二 蔡平八 卒 鄭定八 曹悼二

陳惠八 杞平十四 宋元十
 秦哀十五 楚平七 吳僚五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

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蓋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

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腐，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吳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夏曹公孫會自鄆

莫公反 穀作夢

出奔宋

公羊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遂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

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穀梁傳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

胡傳

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為位向國而哭素衣裳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蓋得春秋之旨矣

附錄

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偽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公穀作輒

左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鄆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圍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圍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

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于也。子行事乎？吾將死矣。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闕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闕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駟駝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衝，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寘閉郭門，踰而從。公如死。烏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境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寘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

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為乘馬，寘將報。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寘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群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

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疾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公羊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

爾。惡疾也。

穀梁傳。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曰衛侯。衛侯

累也。然則何為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

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

過。齊謂之基。楚謂之蹶。衛謂之輒。

胡傳。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齊豹為衛司寇。

者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儼

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以為仲尼書斷此

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於法應書

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

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斬此名而不與者

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

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

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

魯欲事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

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

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蓋

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

之盜。孟縶所見殺

之賊。其大惡隱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

公作

華定出奔陳

左傳。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

疆。向宜。向鄭。楚建。郟申。出奔鄭。其徒與華氏

戰於鬼闔。敗于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

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

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

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

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

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

聽命。公曰。子死。其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

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

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于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經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經將自門行。公遂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

左作廬

卒

附錄

左傳齊侯疥遂瘵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欵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欵謂寡

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於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輪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大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廩。所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

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可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無事。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饔餼無

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邾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

與徒兵以攻。崔符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綽。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庚辰 景王二十有一年 晉頃五 齊景二十七 衛靈十四 蔡悼公 東國元

年 鄭定九 曹悼三 陳惠九 杞平十五 宋元十一 秦哀十六 楚平八 吳僚六

附錄 左傳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窳。大者不槩。則和

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窳。大者不槩。則和

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窳則不咸。槩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槩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左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夫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書聘始此

左傳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

十一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叛公作畔

左傳宋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僚華登華貍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貍相惡乃譖諸公曰貍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貍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

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徑御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鄆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公羊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穀梁傳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胡傳按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公取大子及其母弟以為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鄆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

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脇其君已甚之詞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傳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八月乙亥叔輒卒

公作卒

左傳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附錄

左傳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人而固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

欲出野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眾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為鶴其御願為鷲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為右于擘御呂封人華豹張句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之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句抽矢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于擘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五乘軍之大刑也

于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貍。曰。吾為欒氏矣。貍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貍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冬蔡侯朱

穀作

出奔楚

左傳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袁梁傳東者東國也。何為謂之東也。王父誘

一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一

終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二

宋胡安國著傳

附左公穀

明汪應魁句讀

并按

昭公四

辛巳景王二十五年崩 二十有二年

晉頃六 齊景二十八 衛靈十五 蔡悼二 鄭

定十 曹悼四 陳惠十 杞平十六 宋元十二 秦哀十七 楚平九 吳僚七

春齊侯伐莒

左傳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蒞盟。莒子如齊蒞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傳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
割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
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
患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
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已宋華亥向寧華
定華貍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甲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
穀梁傳自宋南里者專也

胡傳

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為質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于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成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不衷獎亂人之惡自見矣

大蒐于昌間

間公作姦

穀梁傳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

胡傳

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

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于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于洛陽。祖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入佾舞于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鯨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

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盆。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附錄

左傳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鮮虞。六月。荀吳畧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歸。使涉陀守之。

六月叔鞅如京師

如京師止此

葬景王王室亂

左傳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頊子

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駿。無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公羊傳。向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穀梁傳。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

胡傳

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其作。鴈。鴉。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諸夏為庭。戶。四夷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

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季札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係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於後。其為來世法戒明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左傳。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圍車。矣于皇。

公羊傳。其稱王猛何。當國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

胡傳。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

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蚝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句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為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強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易曰王居无咎。稱居于皇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左傳。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鄆勝伐皇。大敗。獲鄆勝。于

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已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圍。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子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蚝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公羊傳。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

胡傳

猛未踰年。何以稱王。亦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谷。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各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

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舛逆。為後世之深戒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已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于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
穀梁傳此不卒者也。其曰卒。失嫌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平敬王二十有三年。晉頃七。齊景二十九。衛靈元。秦哀十八。楚平十。吳僚八。鄭定十一。

曹悼五。陳惠十一。杞平十七。宋元十三。秦哀十八。楚平十。吳僚八。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左傳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婣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婣。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

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若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且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

晉人圍郊

左傳。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割。賁。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

公羊傳。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

胡傳。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左傳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出。聞烏存執受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莒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胡傳

左氏曰。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與來奔。齊人納郊公。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與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天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為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各氏不登於史冊。若此類亦衆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穀作胡南

子髡

苦門反

沈子逞

公作楹穀作盈

滅獲陳夏齧

五結反

左傳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燾。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燾。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理。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

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公羊傳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

穀梁傳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獲者。非與之辭也。上下之稱也。

胡傳

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為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燬。

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畧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

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各書滅者。二國之君。勿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朝如字。

左傳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墻。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圍誘劉。

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巳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公羊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穀梁傳。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

胡傳

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或曰。稱氏者。時以氏稱之也。詩云。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詩也。亦譏世卿歟。為

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有美而或過。有刺而或深。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各分所由立。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與也。徇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八月乙未地震

左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附錄

左傳。楚太子建之母在鄭。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鄭。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遠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遠澨。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至河下公穀又有公字

左傳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公羊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

穀梁傳疾不志此其志

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胡傳

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今此書有疾乃復殺恥也以

周公之胃千乘之君執幣帛脩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

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疾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

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恥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附錄

左傳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

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

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

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

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

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

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

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

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

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

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冑至于武文土不過

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癸未

敬王二十有四年

晉頃入齊景三十衛靈十

七年蔡昭公申元年鄭定十

二曹悼六陳惠十二杞平十八卒宋

元十四秦哀十九楚平十一吳僚九

附錄

左傳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嚭以

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鄆。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矝

俱縛反卒

叔孫舍至自晉

左穀無叔孫字

左傳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經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君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媯至自晉，尊晉也。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

胡傳

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

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於為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乾侯？觀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故舍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日以卒之，所以表其節為後世勸也。

附錄

左傳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泄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附錄

左傳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緝之罄矣。惟蠹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秋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

丁酉杞伯郁

公作釐卒

附錄

左傳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

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冬吳滅巢

左傳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胡傳

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封境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

為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明此為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為首。

葬杞平公

甲申 敬王二十有五年 晉頃九 齊景三十一 衛靈公三十 鄭定十二 曹悼七 陳惠十三 杞悼公成元年 宋元十五年 卒 秦哀二十 楚平十二 吳僚十

春叔孫舍如宋

左傳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吾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

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冤鬼。冤鬼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若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今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憂動必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

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詣五計反 公穀作倪

音詣後同大心公作世心後同父音甫

左傳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請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

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于。盟。主。無。不。祥。大。焉。

胡傳

按左氏。鄭子大。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恥。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懼。乃。徵。會。於。諸。侯。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輸五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單
旗劉蚩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與
南宮嚚。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
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
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
正。至于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
子。亦何足效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
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脩厥
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
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
濫賞報臣子所當爲之事。爲臣
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有鸛鶴來巢

鸛其俱反。又作鵠。公作鸛音。權鵠音。欲

左傳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
童謠有之。曰。鸛之鶴之。公出辱之。鸛鶴之羽
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鶴踈踈。公在乾侯。徵
褻與襦。鸛鶴之巢。遠哉。遥遥。禍艾喪勞。宋父

以驕。鸛鶴。鸛鶴。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鶴
來巢。其將及乎。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
也。宜穴。又巢也。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鸛鶴
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

胡傳

傳曰。鸛鶴不踰濟。濟水東北。會于汶。魯
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鸛鶴宜穴。處於
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
國。反常爲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
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秋。書再雩。旱甚也。

公羊傳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
季氏也。

穀梁傳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胡傳

左氏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有鸛鶴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脩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已，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

九月己亥，公孫遜

于齊，次于陽州。

己亥，穀作乙亥。陽，公作楊。

左傳：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

其室及季姒與襄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

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

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

胡傳 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君無多辱。公不從。意如登臺而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以君伐臣。曷爲不勝。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

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愁。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在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

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

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干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公羊傳。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

野井曰。柰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鐵鎖。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脰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廷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祫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夫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

人其何稱。景公曰。執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噉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菑。以幣為席。以鞶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穀梁傳。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

胡傳。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憾容。而不能顧。娶孟子為夫人。而不能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哉。其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將率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

實譏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左傳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胡傳

左傳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傳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犬子樂即位於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楅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公羊傳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

穀梁傳

邢公也

胡傳

按左氏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

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欲求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左傳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

穀梁傳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胡傳 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

書次于陽州。見公於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

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為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附錄

左傳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僕

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邱。邱魴假使為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僕句不余欺也。○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蒞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襟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二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三

宋胡安國著傳

附左公穀

明汪應魁句讀

并校訂

昭公五

乙酉敬王二十有六年

晉頃十齊景三十二衛靈

悼八陳惠十四杞悼二宋景公樂元年
秦哀二十一楚平十三卒吳僚十一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左傳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附錄

左傳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穀梁傳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胡傳

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于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于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

夏公圍成

左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

布以道之不通先人幣財子猶受之。言于齊侯曰群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子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敵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无繇胸汰輈七人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收駕人以為饜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眾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

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疆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刺林雍。斷其足。鑿而乘于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穀梁傳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

胡傳

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于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群臣從魯君以下。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

書齊師者。景公怵于邪說。為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

附錄

左傳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

專又市陵轉反

左傳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穀梁傳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

附錄

左傳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

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九月，楚平王卒。今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子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潰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離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穀梁傳周有入無出也。
胡傳左氏曰：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成公般戍周而還。不曰入于京師。

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為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弱其世適之罪著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為後人之迷，敗顛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

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廓。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頽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頽。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

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適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穀梁傳。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遠矣。非也。奔直奔也。

胡傳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于景王。為之黨者眾矣。卒不能立。至于奔楚。何也。是非有出于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于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于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疎薄子猛。將斬于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為群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群小

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為深切著明也哉

附錄

左傳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

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恭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于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丙戌 敬王二十有七年 晉頃十一 齊景三十三 衛靈二十 蔡昭四 鄭定十五

曹悼九卒陳惠十五杞悼三宋景二秦哀二十二楚昭王軫元年吳僚十二弒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穀梁傳公在外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毋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

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于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于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于胸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土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胡傳

此公子光使專諸弒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于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為君故稱國以弒而不歸獄于光其稱國以弒者吳大臣

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于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于群小。關寺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弑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

楚殺其大夫郤

郤 殺作 宛 於阮反又 於元反

左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郤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惟諸門左。無極謂令

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郤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藝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藝。令曰。不藝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藝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于國。曰。鄂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秋。會于扈。令戊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于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胡傳 按左氏。扈之會。令戊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于季孫。謂樂祁北宮喜曰。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

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爲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略。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于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况戊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羊傳。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附錄

左傳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于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宋。喪犬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聽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其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通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

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人。

附錄

左傳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靈二十一年。齊景三十四。衛六年。二十有八年。

晉頃十二。齊景三十四。衛六年。二十有八年。

魯哀二十三年。楚昭二。吳闔廬元年。

景三。秦哀二十三。楚昭二。吳闔廬元年。

宋定十。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如竟而後逆之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

公作卒

六月葬鄭定公

附錄

左傳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于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于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

死懋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于是將必以是有大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非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彊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公作卒卒

附錄

左傳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鄆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為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于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于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鱗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偏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

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于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驪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驪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曰才之不可驪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于王室我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

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于晉國乎。

冬葬滕悼公

附錄

左傳冬。梗陽人有獄。魏戌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戌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于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戊子

敬王

二十有九年

靈二十

蔡昭六

鄭獻公

衛

景三十五

齊

景四年 秦哀二十四 楚昭三 吳闔廬二 宋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傳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公如乾侯。

穀梁傳唁公。不得入于魯也。

胡傳

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躬。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以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遣使來唁。而稱主君。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于諸侯。禮也。諸侯

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為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于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

附錄

左傳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陰不佞敗之。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為之。積。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賜

公衍羔裘。使獻龍輔于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于陽穀。而思于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犬子。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傳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秋七月。

附錄

左傳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于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蔡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

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颶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鬲川。鬲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之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

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群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冬十月 鄆潰

公羊傳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鄆之也。曷為鄆之。君存焉爾。穀梁傳 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胡傳

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于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微。至于潰散。豈非昏迷不返。自納于吾獲陷奔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斬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後世戒。

附錄

左傳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之

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于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丑

敬王三十年。晉頃十四卒。齊景三十六。衛靈八年。陳惠十八。杞悼六。宋景五。秦哀二十五。楚昭四。吳闔廬三。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微過也。穀梁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

胡傳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

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于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左傳。夏六月。晉頃公卒。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蟠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饗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聞。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

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于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離。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

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附錄

左傳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有余之功也。而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于是乎始病。

庚寅

敬王三十有一年

晉定公午元年齊景公三十一年衛靈公二十四年蔡昭公八年鄭

獻三曹聲四陳惠十九祀悼七宋景六秦哀二十六楚昭五吳闔廬四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言不能內外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

力狄反公穀作躒後同

于適歷

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

敢有異心

胡傳

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恃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于煬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諡。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謂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爲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爲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左傳同
盟故書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傳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脇公。不得歸。穀梁傳。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曰。旣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秋葬薛獻公

附錄

左傳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因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成。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黑肱

公作

以濫來奔

左傳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名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攻難之士。

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公羊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奏公寢而弑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于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

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姬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為有于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于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善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于是推而通之也。

穀梁傳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

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且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敬王三十有二年 晉定二 齊景三 十八 衛靈

聲五 陳惠二十 杞悼八 宋景七 秦哀二十七 楚昭六 吳闔廬五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左傳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

公羊傳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夏吳伐越

左傳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

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

周世叔穀作大叔莒人下公有邾婁人穀有邾人

左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

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天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于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偃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

薄。勿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胡傳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于城。王都可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傳。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

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岍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于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于是乎失國。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胡傳

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

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于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為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三 終

